

2002 Niandu Zhongguo Zuijia Kexue Xiaoshuoji

韩松 主编

2002年度
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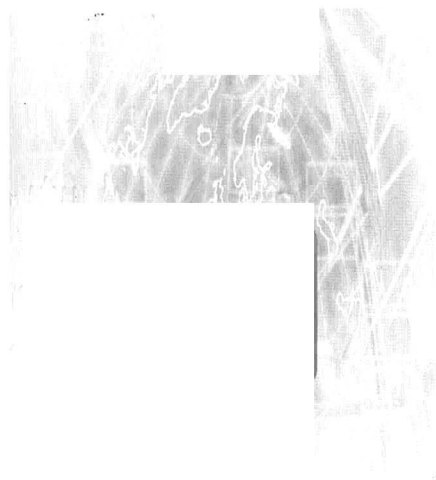


2002年度

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

2002 Niandu Zhongguo Zuijia Kexuan Xiaoshuoji

韩松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2 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韩松主编.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4
ISBN 7-220-06329-6

I .2... II .韩...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760 号

2002NIANDU ZHONGGUO ZUIJIA KEHUANXIAOSHUOJI

2002 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

韩松 主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王华光
文小牛
古 蓉
伍登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 3 号)
<http://www.bookss.com>
E-mail: scrmcbsf @ 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679239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四川教育学院印刷厂
850mm×1168mm 1/32
12.375
4
270 千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1—5000 册
ISBN 7-220-06329-6/1·939
24.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前言：革命的前夜—2002 年的中国科幻

/ 韩 松 001

中国太阳

/ 刘慈欣 022

评论：民族的心路历程

/ 059

六道众生

/ 何 夕 061

评论：构建异域

/ 112

九州之风起云落

/ 潘海天 114

评论：让想像力挣脱脚镣

/ 121

登月自行车

/ 飏飏飏 123

评论：中国味的科幻

/ 133

彼方的地平线(节选)

/ 拉 拉 135

评论：绚丽的噪音

/ 150

宝贝宝贝我爱你

/ 赵海虹 152

评论：女性的视角

/ 177

一日囚

/ 柳文扬 179





评论:梦境的呓语 / 196

火 舞 / 凌 晨 197

评论:中国人的火星 / 206

衰败之花 / 吴 岩 207

评论:革命的前夜 / 214

长 城 / 韩 松 215

评论:长城后面 / 226

噩梦兽 / 张 卓 227

评论:感性的触摸 / 237

血腥年代 / 星 河 238

评论:无法无天的世界 / 272

语法树 / Sieg 273

评论:挑战传统的声音 / 309

飞呀飞(节选) / 胡俊华 311

评论:文明复兴的小道消息 / 3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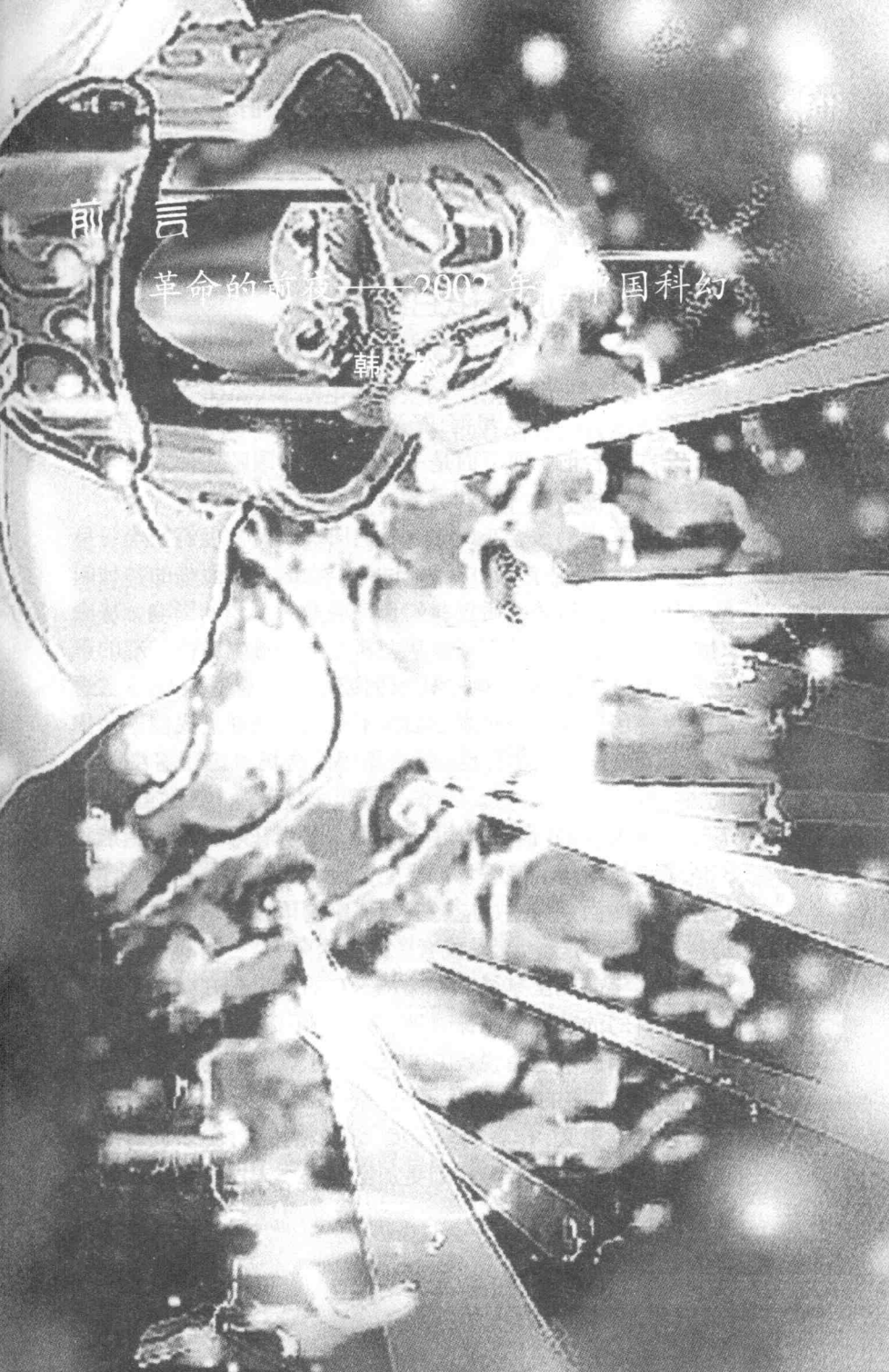
生存实验 / 王晋康 325

评论:实验是一种勇敢 / 362

朝闻道 / 刘慈欣 364

评论:指向终极 / 393





前言

革命的前夜——2000年中国科幻

韩



幻想小说时代已经来临

2002年11月20日晚上7时,北京师范大学一间大教室里座无虚席,王晋康、星河、杨平和凌晨,以及本文的作者,危襟正坐在讲台前,而下面是一双双炽热的眼睛。他们是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铁杆科幻迷们。

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中,我们回答了大学生们精彩纷呈的提问,并与他们一起广泛地讨论了中国科幻面临的种种问题:从女性科幻的本质到科幻作家职业对创作的影响,从魔幻横行到中国科幻的创新,从文科生与理科生对待科幻的态度差异到不同读者对科幻作家的要求……尽管室外寒意逼人,但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如果不是睡眠仍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类不可逃避的生物性约束,我相信这场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并持续到时空终止。

北师大科幻协会是这场对话的组织者,好客的学生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桌上,王晋康是最后一个赶来的,他刚从天津回来,他是应邀去与那座港口城市里的大学生科幻迷见面的。这种殊荣,或者说这种繁荣,是中国的科幻作家们在十多年前无法享受和领略的,它的确令人在激动中感觉到中国科幻的前途是一派光明,来到了革命的前夜。

我们因此有理由说,在2002年,中国科幻的车轮是在滚滚向前的:更多的科幻大片引进,图书出版热潮不减,原创作品创新力度更大,作者向多维度、多风格拓展,更多的科幻迷俱乐部成立,全社会对科幻更加宽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刘国辉将国内的通俗文学阅读现状概括为：超越了三毛、琼瑶的言情小说时代，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时代，唐浩明、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时代，而迎来了幻想小说时代。这的确使人备受鼓舞。

科幻作家关注传统和现实题材

应该说，2002年的中国科幻的原创作品接触到了许多最重要的传统主题，集中反映了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它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或许是受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载人航天热和登月梦的催动，探索宇宙、太空与外星的题材仍然占据了2002年原创作品的大头，比如，这里有刘慈欣的《中国太阳》，探讨了中国航天科技的前景以及它所承载的民族理想，而这位作家本年度的其他重要作品如《梦之海》、《吞食者》、《朝闻道》等，也都把背景放在大尺度的外太空。在王晋康本年度最重要的作品《新安魂曲》、《水星播种》和《生存实验》中，星星也是故事中闪耀登场的主角。这类作品，仅仅从《科幻世界》月刊的目录里看名字就还能看出许多：李兴春的《登日》，杨丹涛的《天籁》，张寒生的《飞船疑案》，魏世杰的《星际之恋》，等等。

其次是生命科学的题材，关于这个主题的繁荣，我一直以为，这可能与中国这个人口和农业大国最大的潜在危机有关。何夕的《田园》、刘慈欣的《天使时代》、小谷的《新人》等都在试图消解这种危机，显然，中华民族的未来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技术的突破。

然后，是计算机、人工智能和赛伯旁客的题材的继续流行。是啊，怎么不流行呢，中国很快就要崛起为世界第一大互联网国度了，而网络生活似乎也越来越成为青年人和科幻爱

2002 NIAN DU
ZHONG GUO
ZUI JIA KE
HUAN XIAO
SHUO JI



好者的专利。星河的《去取一只胳膊》，赵海虹的《宝贝宝贝我爱你》，柳文扬的《偶遇》，Shake Space 的《马姨》，杨贵福的《囚禁》，都在技术表达上呈现出了相当的轻车熟路。

也许是由于这几年国际安全形势的引人注目，军事题材的科幻最近也呈上升之势。刘慈欣继《全频带阻塞干扰》后，2002 年又推出了《天使时代》，其中有关战争技术细节的描写引起了网上的大讨论。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金字弹精品丛书·军事科幻小说”，一口气推出了 4 部军事题材的科幻长篇，其中包括凌晨的《月球背面》和查羽龙的《血色狼烟》。这套书 5 月出版，9 月第二次印刷，印量达到了 8000 册。评论说，这在中国原创科幻市场长期低迷的背景下，颇令人振奋。

透过这些真实的文本，我们的确看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作品与时代的交互感应。相应的是，西方科幻中的一些流行主题，如两性的问题，种族的问题，则在中国作者这里较少涉及，这的确是社会背景的原因。我们期望中国科幻来年在题材方面能有更大胆的开拓。

本土化继续推进

我们还注意到，中国原创科幻越来越本土化了，成熟的作者，如果不是有着某种特别的考虑，不再用“汤姆斯”或者“詹妮”这样的名字为自己的主人公命名，也不再把情节置放在外国的某个宾馆里或岛屿上。中国人成为了作品的主角。而这还仅仅是现象中的一个小小典型。

更让人感兴趣的是，本年度的许多重头作品，都直接把聚焦点投射在了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亟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上。比如星河的《山山水水》，以宏大的笔触，幻想了 21 世纪伟大的西水东调工程；何夕的《田园》则着力描写中国科学家发明木本粮食植物，以彻底解决吃饭这个中国人最难以释

怀的难题；而《中国太阳》和《新安魂曲》，展现的是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人征服宇宙的壮观图景；《临界》则是赞美中国科学家在攻克地震难题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我们还要再一次提到《天使时代》。刘慈欣的这篇小说虽然写的是非洲人民抗击美国霸权的故事，但它与他前年的《全频带阻塞干扰》中俄罗斯人民抗击北约的情节一样，透露出的其实正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心情，那便是作为一个上升中的发展中大国，她不满来自外部的政治、军事和科技强权，而力图构建世界新秩序。本土意味强烈的小说还有吴岩的《衰败之花》、拉拉的《登月自行车》以及《飞呀飞》等。

的确，今天的科幻作者有幸生活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中国驶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各种变革令人眼花缭乱，同时，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又处于一种痛苦的转型期，这一切都很容易转化成创作的强烈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讲，2002年的中国科幻自觉或不自觉地扣住了时代的脉搏，成为了反映国家和社会巨变的晴雨表。这种现象使我们想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的科幻。从《飞向人马座》、《割掉鼻子的大象》、《大鲸牧场》、《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中，我们不也能看到今天的某种影子吗？虽然视角不一样了，手法更现代了，科技更先进了，主题更隐晦和复杂了，但是，在科幻新生代们的字里行间，仍旧弥漫着一种熟悉的昔日感觉。的确，即便是天马行空的科幻作家们也不可能脱离火热的时代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单纯照抄西方模式的科幻，比如“星际舰队式”的科幻，“银河帝国式”的科幻，“杨威利式”的科幻，在吸引了一些年少的科幻迷们的同时也多多少少显现出了一种幼稚和单薄，从而很快便被主流淡忘在了另一边。不过，我们还是期望在来年有一些更加疏离现实的作品，因为，科幻毕竟是科幻。



中国科幻开始走向世界

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另一方面,中国科幻也越来越世界化了。有意把故事情节安排在国外背景下,或者给人物起一个外国名字的做法,不再受到指责,有时甚至还受到了褒扬。一向孜孜以求本土化的《科幻世界》编辑部最近发表文章指出:“科幻是一种非常国际化的文学类型,它通常不考虑某个民族的得失,而是关心整个人类的命运。在这种天下大同的思想下,人物的国籍显得并不重要。”

但并非不重要,在作者的实际操作中,相反是更加重要了。比如星河的《血腥的年代》,王晋康的《生存实验》,作品中的人物群像,就都是多国籍的。刘慈欣更是把《天使时代》的背景安放在了非洲。在《朝闻道》中,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共同走上了“真理祭台”,其中还出现了霍金的身影。新一代科幻作家们正是通过这样的刻意设置,表达出了他们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展现了地球村的理念。应该说,这是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日益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的进程在科幻中的一个折射。科幻则通过放大这种事实,体现出了这种文学类型的先行性和前瞻性。

我们还要提到,本年度,中国科幻也更多地受到了国外同行的关注,北美、欧洲和日本都有人在研究中国科幻。美国科幻评论杂志《外插》第43卷第2期暨2002年夏季号还发表了肯特州立大学博士研究生卢杰(音译)的文章《科幻在中国:一个对世界上最大发行量科幻杂志的报道》。目前,世界上了解并关注中国科幻的人越来越多,而这又喻意着什么呢?

科幻追求自身的独立价值

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原创科幻逐渐走向成熟的身影。中国科幻已不再像20年前那样，把科普作为自己生存的意识形态基础了，它开始真正地探索这种文学类型的独立价值。2002年，在多种场合，我们都反复听到了科幻不能再被当作某种附属工具看待的声音，比如在科普作协的研讨会上，在北京科协的沙龙上，在大学科幻迷的聚会上，人们都在振振有词地强调这一点。而在操作上，更是成为了现实。《科幻世界》主编助理姚海军说：“新生代革新了长期处于科普羽翼下的科幻小说平白呆板的叙述模式，进而将科幻小说引向了一条回归本源的希望之路。”我们惊喜地看到，本年度的科幻文学在对自身美学价值的开拓上，常常有出人意料的斩获。

不过，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也有人指出，极端化同样是不可取的。科普仍然不妨可以被视作是科幻的一项功能。理由很简单，既然科幻这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学品种可以有别的功能，干吗不能有科普的功能呢？这一点纯文学是万万做不到的。至少何夕是这么看的：“科幻最古老的使命之一便是普及科学传承知识，我很愿意为之尽一点绵薄之力。”应该看到，在科技文化严重缺席的当下中国，科普仍然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如果人为地把科幻中的科普成分全面剔除，那就既会削减中国科幻的历史承袭感和使命感，也会减低它在读者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在本年度，原创方面的多样化和个人风格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科幻世界》第一次推出了作家个人专辑。刘慈欣的波澜壮阔，何夕的异域情怀，王晋康的哲理沉思，韩松的妖诡多释，星河的英雄主义，柳文扬的机智幽默，在这些专辑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示。当然，还不仅如此。我们还拥有吴岩的成

2002 NIAN DU
ZHONG GUO
ZUI JIA KE
HUAN XIAO
SHUO JI



熟深刻,潘海天的飘逸不拘,杨平的悲切沉着,赵海虹的多情细腻,以及凌晨的柔美犀利,甚至还有郑军的自成一格……这不仅体现在作家们对题材和内容的创新,还表现在他们更加注重叙事的艺术了。今年这方面最好的科幻可能是《语法树》和《登月自行车》这样的作品,它们讲故事的技巧相当纯熟,为这本最佳科幻集大大增色。

我们感觉到,在一些新的作者那里,科幻似乎首先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其次才是科学的艺术,或者,至少,同时是两者的艺术。不管口头上如何宣称,即便在理科背景强烈的硬科幻作者那里,向主流文学学习的趋势也一直没有中止过。比如王晋康,《小说月报》他每期必看。刘慈欣虽曾要求把科幻从文学中剥离,然而,他的实践却分明是在追求传统小说美感的极致。总之,在2002年,科幻作者写出的具有小说味的作品越来越多,叙述方式也越来越现代,不再是写给幼童看的科幻故事或小品了。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科幻小说与主流文学仍然有相当差距,它的文学性还远远不够,对人性的开掘还相当的肤浅。

进一步,多样化或者个性化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魔幻出现了与科幻合流的趋势。一些异类科幻正在挑战主流。少儿科幻的发展也颇引人瞩目,杨鹏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而特殊的贡献,他的实践正在市场上获得可观的回报。应该说,少儿科幻是一个传统的最大市场,对它的固守是中国科幻作家义不容辞的职责,而其中的乐趣也是巨大的。

“正统科幻”仍是主流

如果更加细致地检阅2002年的中国科幻成就,还可以看到,中规中矩的正统科幻仍然占据着主流位置。那便是那种或可称做“男人的科幻”,或者硬科幻,或者核心科幻,或者如

刘慈欣和王晋康两位男性工程师所代表着的科幻，何夕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位。他们被吴岩称为“我们多年来所等待着的标准的科幻作家”。他们确也在为科幻确立一种标准，并引起了众多的追随和模仿。

这首先是一件好事。他们敲响了科幻小说复苏的钟声，使科幻看上去像是科幻了，也促使社会去关注科技文化。他们的作品，气势恢宏，场面辽阔，科学推理缜密，技术细节常常经过严格的论证，情节生动，悬念迭起。他们关注宏大的主题，关心人类、地球和宇宙的命运，也关注国计民生。他们的作品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激扬着道德评判，耽于幻想而又永不失现实之感。他们继承了郑文光、叶永烈等老一辈科幻作家开创的传统，而同时，我们还能够在这些作品中看到西方科幻黄金时代的影子。

读他们的作品，如面对一堵厚厚的大墙。这类科幻仍然是目前中国最流行的，而这也是《科幻世界》选择作品的首要标准。总编阿来说：“我们所要推荐给读者的特殊价值是科学，是科学想像，是支撑这一价值的文学中人的命运与情感，是科学之美与文学之美。这种特殊价值也是我们衡量科幻小说的一种特别尺度。”因此，缺少坚实科学基础的或者魔幻气息过浓的作品，常常是要被拒绝的。而这绝不仅仅是这家杂志的立场，也是由于受着传统教育的读者（大多是大中学生）顽固的选择。科幻迷们声称他们最喜欢的作家仍然是王晋康和刘慈欣。他们向编辑和作家提出要求：科幻必须要有“科”，要有硬度，要有技术细节，这样才好看。他们中的不少人仍然把挑硬伤当作最大的乐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反对任何异类的、纯幻想的或者晦涩的“实验性科幻”。这反过来形成了循环：出于对市场的考虑，编辑们也趋向于选择正统科幻来发表。



而这也间接地反映出了中国的现实。吴岩说,“国内近些年的创作一直是以人文和传统的东西为主,而科技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才缺什么补什么吧。什么是最少的,什么才被炒得最火。如今,中国正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崇尚科技治国的国度,对技术的崇拜仿佛也上升为一种政治正确了。与一些人的看法正好相反,几千年在儒道释人文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其实在骨子里纠缠着一股强大的科学情结,这一方面是由于四大发明的骄傲所致,另一方面则折射出了因为诺贝尔科学奖的缺席所引发的自卑和着急。科幻刚好实现了这个现实中一时难以实现的梦想。科学技术至上的观点因此在如今的中国科幻中看来是要愈发占据统治地位了。在《新安魂曲》中,中国人代表全人类实现了环宇飞行,按照相对论,飞行一圈,飞船耗时20多年,而地球时间过去了500亿年。一男一女两名飞船乘员(他们还是夫妻)便是科幻作家所选择的技术至上者的典型代表:男的身高1.78米,体重60公斤,智商210,获得过数学、天文学、天文物理学、天文学、医学等14个博士学位。女的也获得了14个博士学位。文中提到的学位都是理工科的,没有什么文学、哲学和法学。因为没有这种需要啊。这就是未来的人类,500亿年后的人类,那时地球死亡了,太阳系死亡了,他们是惟一的人类。而这也其实便是21世纪中国最急需的人才。从中,我们感到,科幻描述了激动人心的想像后,也在构筑一种危险。这十分类似于笔者在三峡库区旅行时感受到的一种不安。而在西方,科学上的大发现归根结底是由另一种大发现引导出来的,科幻的诞生正是另一种革命发生的后果。

实验科幻与“后世代”

但是颠覆的声音也传来了,那些“不像科幻的科幻”在本年度是如此多地涌现,几成泛滥之势。它们中的一些甚至不能被简单地归入传统意义上的软科幻。

我们不能不提到《语法树》,不能不提到《登月自行车》,也不能不提到《衰败之花》和《婚姻机器人备忘录》,如果没有这样的小说,中国本年度的科幻史以及整个科幻史便是不完整的。它们开始确立真正的中国风格的科幻,它们的实验性,让人惊叹。我们还产生了《飞呀飞》、《有魅》、《看的恐惧》、《天下之水》、《噩梦兽》和《天亮了吗》。而王晋康也在经历着他本人多年来第一次写作风格的转变。他的《生存实验》变得空灵了,没有了以往繁杂的技术论证。看惯了老王的读者说,不习惯了。这些作品,更多展现的是一个偶然的平面或历史的瞬间,是存在的当下碎片。在这些作者看来,世界是多释的,或者是无释的。技术仅仅是背景,复杂的隐喻才是作品关注的重心。人类和宇宙的意义,常常被消解在调侃的叙述中了。魔幻因此也可以被名正言顺地纳入科幻。在《语法树》中我们几乎看到了博尔赫斯,但它却又是一篇真正的科幻。我们不能忘记当年读到斯坦尼斯拉夫·莱姆时的感觉,连吴岩也惊叹,科幻竟也能这么写啊!是的,当我们看到本年度的一些作品时,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它们的逃避感和疏离感更强了,它们勾画出的世界更为诡异,不再是一项或几项技术发明能够说得清楚的。道德评判是可笑的。传统科幻中的坏人——好人模式完全消失了。技术仅仅是无数存在链条中一个极其平凡的因素,不比普通孩子的一念冲动更具有权威性和决定性。因此,并非一定要拥有强大的科幻内核,这个世界才能自洽。而未来世界或者架空世界的奇异性和多元性才是更让人



心动的。这多少有一些后现代的特征了。

更为特别的是，相对于硬科幻作品对科技内核或者物质内核的强调，这些新潮的作家追求的是更加强大的精神或者人文内核，展示的是一种与主流意识格格不入的灵魂漫游，着力于一种对强大而独立的思想的开拓，虽然，他们的手法还比较幼稚，他们的洞察力还不够深刻。

事实上，一种重大的变化可能正在光临传统的科幻世界，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前夜。对此，许多人是难以接受的。有人说看不懂新的作品，有人不屑地称它们是“画皮”。而它们也的确难以通过正式渠道进入更广泛的阅读视野。它们中的不少是在网上以自娱自乐的方式流布着的。但它们实在是使科幻这种变的文学更加地变化了。它们在改变读者的视角，赋予他们以另一种震惊的观感。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在2002年，以新生代为主的势头仍然强劲，但是另一种以Sieg等为代表的或可称为后生代的群体也正在崛起。

这是很有意思的。何夕说：“越是到了现代，科幻的界限似乎越模糊，魔幻现实主义、玄怪等因素越来越多地渗入进来。现在我们所说的科幻与凡尔纳的时代已经相去甚远。”《科幻世界》注意到了这种变化，杂志社今年推出了“非主流”栏目，在坚持正统时，表示了对异类创作的关注。编辑部指出了“边界的破坏者”的存在，正如姚海军在评价这种变化时所说，那些因“科”字而显得沉重的界碑一块块地被充满妖异之气与多重意象的语言所熔化，敏锐的读者因而感受到了科幻文学因系统的开放而产生的生命律动。他同时指出：“对整个科幻而言，很难说这到底预示的是一种危险，还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新方向。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科幻的边界正在模糊，并有了一个凸入纯文学的远点。”我们充满企盼地在想，科幻会不会给衰落的中国先锋文学注入某种活力呢？